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五三

洞庭集二十八卷（存文卷一至卷六卷八卷十至卷十二詩十六卷）王慶麟 撰 一

三百堂文集二卷 陳 兑 撰 二〇一

茜雲樓詩集十四卷茜雲樓文存一卷 蔡 逸 撰 三一七

笏庵詩鈔二十五卷 吳清鵬 撰 四三五

吉金樂石山房文集一卷附續編一卷吉金樂石山房詩集二卷 朱士端 撰 六七五

紅樓夢詩一卷 姜 祺 撰 七一七

松蔭軒稿一卷 姜 祺 撰 七三三

洞庭集

人莫仲文盛族
論詩不逮集世
季子嘆咤既序生
必予何行敢復生
萬辭南序希仲莫
里答

詩也黨坡也者
本非狀出其詩所亦
王氏善承似少審
華亭家者似言陵
望學神東大勸

遠而大縱一韻
游而不墮首
以可化所和者
拓知坐如者有
某坐 = 無可十
曾謂謂所見數
襟神聖不古首
長非 = 可人減

路東生峴即
少奇坡和押
陵索入韻者
秦諸奧澹尚有
百迴艷篇鑿居
不以有險居少
猶後易鉅黎
一一幽母人詩

緣亦以所雲謝
天得詩依飛公
坐与希憲鳥坐
詩希仲也如所
吾仲久天見游
輩締羌笛太覽
何文而斯白也
某字子境坐閑

南山宣天介某
樓謁城為耶識
兩七者坐故力
水賢有也曰安
雙祠希詩能
槁豎豎仲坐神
如北敬隨成妙
見樓亭窟也乃

宣城張炯



厚與子
筆慕繪山
能曾遍長
屐裏樂著水
屐未曾涉長
接席與水長
詠物及謝希
接席與水長
諸竹俱原本
接席與水長
樂府與水長
樂府與水長
原雜謝希仲
原雜謝希仲
邦及縱放不游

洞庭詩集序四

騷自出
庭訓自出
大庭所出
騷自出
嘉麗言何
庭訓折衷
大庭所出
騷自出
子信也自
信自信則
大庭所出
騷自出
月八日

洞庭詩集序五

僕之曾王父移家壻鄉肇居柏觀家君少孤更遷郡郭嘉慶癸酉歲澹公侍其尊人宦遊斯地傾蓋若素同岑相孚然而非公而至恐乖素履澹公數數來僕固未嘗數數往也澹公烏衣門才青箱家學入崔僕之室有書千卷定敬禮之文其才一石荷鋤瘞頽乃至成冢持竿護雞不覺流麥空庭月白鄰叟厭其伊吾秋鐙穗青山鬼窺其几案迨乎弱冠卽借計車屬躡燕臺無慚國士愁澆魯酒屢怨窮途未遂毛生捧檄之志退卒魯恭閉戶之業既適叔夜懶散之懷更盡仲郢名教之樂一簋甫下博過庭之歡隻字涓庭集

胡序

一

青春言思古幸際

紀人倫之盛莫踰於茲閒居之賦此焉自足又其遺棄世務謝絕聲氣自寓古宛亦罕約歎嘗過僕言此邦之彥張君惺齋王君彥子儒林丈人也風期款密無間平生二子之外但有足下自惟禱昧每愧斯語顧其所尙已見一端文章之事豈外情性揆諸作者蓋亦難言僂風相引野雲江湖之集佻矣漁獵典寶藻繡肇悅鬼簿之點同采死瞿之毛內諸之陳類蒙老耽之疥無當正始是謂大愚矣矣

其或水別淄澑聲辨等瑟則又迂拘繩尺局束機杼喬柯在望而蘿蔓之力纖滄海知歸而蹄涔之勢涸獨造之事良難大雅之材非易澹公則恥語從同自爲斬絕羣喧既謝纖翳不生狂花妄葉掃秋颸而皆空激湍峻流縱孤棹而獨駛以爲三羸五駕不可以稱國馬千辟萬灌然後得爲良金戛絕之徑非跋蹠所循空外之響豈竅穴所啟凡士浮沈誰知此者今夫竹素流連易曠代之感集羣人遲暮覺悵望之情多僕亦嘗尚友千載橫覽百氏矣或湛深經術或妙擅詞翰莫不襲蘭薰於前譽龍文於後簡白芸洞庭集

胡序

二

故原而序之云爾嘉慶戊寅秋七月七日逕上胡貞幹

杜易平摹李羅脫世無金丹誰換月骨風騷識津漢魏
作表品潔斯酒氣疏以達天風海濤剽悍奔突翠羽雲旗
去外觀怒樂奏天鈞聲振林樾幽蘭笑春孤鳳叫月嘉慶
甲戌人日叔淑亭題

丁丑春暮與希仲同客都中讀其近稿因題

顧恒圭士

好詩如好山山情貴瘦勁作詩如作畫畫意要深靚上渢
漢魏初下及唐中盛取徑絕依傍各各騁豪橫澹公靜者
流古懽發清興出語辟悵熟得句叶競病空山號悲風疎
洞庭集

題辭

一

林夏清磬夕陽澹無際三兩寒花淨又如幽并豪匹馬
銅鐙握中藏利七捷下山骨棱當其意得時搖筆岳瀆摩
反虛游寥廓皓月澄潭映灝年客宛陵花鳥助吟咏邱壑
洵有緣出處更無定効驢走燕趙憔悴東風更踐子亦傷
禽退鶴力不勝客窗徒侶稀夜雨耿殘檠一編展轉讀頓
使塵襟醒人生貴自立莫與蟻蟲競擾擾萬牛毛遜茲獨
角硬相期整旗鼓角立等韓孟庶追騷雅遺勿遭俗眼瞪

丙戌六月同澹公出都留滯韓莊舟次者幾浹兩
旬長晝閟坐得讀洞庭集中寓宣舊稿卽用集中

語得五言律三首奉贈

婁東金元恩

翠舟

落落華亭客去年健作詩老悟粉黛假欲與古初期山月照人白鮮花帶石危識真者蓋少此味耐人思

落落華亭客宣城居七年波沈燈影瘦魚沒浪痕圓大雅萬松頂天空一劍橫黃山大氣脈詩接謝宣城

落落華亭客宣城居七年波沈燈影瘦魚沒浪痕圓大雅

何寥寥乾坤正氣全渾成無我法示與敬亭傳

希仲先生有才子曰
春甫下車即予讀至
編出示予謂瞿狀曰
希仲先生也號翁皇
而後某在希仲矣逾
大安石蘇洵之子也
希仲來予見某骨

清而神肅益与出語質骨
直而不佻蓋不爽而出也
心折某文關繩目觀東海
予嘗遣榆注還波濤
矣自楫出注還波濤

雜下蘇仲爲大
也人接也瀟瀟
出喻星漸漸
昊多者拜拜
弊少文海者天
一月時本職升
矚眼讀諸星下
而拘書心故升
空攀十得與潮
出駁行者希也

也也也也也也
予謂天不下能
也也也也也也
謂海觀游洲三
也也也也也也
形水日既三島
也也也也也也
莫妙立貯居如

己歲文游洞庭
月未出庭有子
諸出獲地名樂
潮之獸不敵者乎
海上一敢忘財也
笞蹠疑忘財也
賢義予也仍
必蘇積采鈞也

者自豔篇中仲大
二自吉讌序也
狀狀題羊詞也
吾芭竹室也始
知蕉森索居也
希葉予宣自已
仲大狀書城已
其而鞠希葉已

相視而咲也質山知
睿先生當叱予焉
嘉慶丙子閏月六日
宣城張炯

烟

僕與澹公論文十年同者其心異者其述澹公幼承門業過庭是訓七葉之中人各有集僕乾蔭既傾又悲風樹未宦而婚情欲失半澹公自負才地少所交納放懷獨行不肯當事僕通俛不羈高談世務疏賓異客不限一塗澹公閉廬精誦日盡數氣就人借鈔能刊其謬僕始好藏書垂三萬卷率有善本手自管校讀之百徧苦渴無日澹公輯思含毫吐言天拔下筆自然幾於宿構一文初出遠近傳徧僕每有撰造全借古事構思積時猶未都畢或以相要惟此數句澹公始踰立歲多所著述僕追尋生平頗好辭

藻在名無成求心已足孝標叔通三司四異僕與澹公無勞相況昔人所云得其許裁澹公亦云吾自得之從來作者略有三體以僕所聞質之澹公簡文有言今文爲是古文爲非昔賢可稱今體宜棄俱爲盍各未之敢許顏之推有言古之體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端須兩存不可偏棄至若相如孟堅以風騷爲祖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漢魏之文沈約論之已龜照江淹其文急以怨王儉任昉其文約以則南朝之文王通論之已富嘉善之文如孤峯絕斥張九齡之文如鍾嶸素練初唐之文徐堅論之已精賞中

區意製自判雲譎波詭異苦同岑於茲東西不見西牆他
日改轍或者一轍時重士安不廢衛瓘世無思道空歎劉
松學者牛毛成者麟角興來倩往贈以一言嘉慶二十有
二年太歲丙子相月同縣梅春

洞庭集

梅序

二

此事觀於外而內可知人必於詩覩其內固已後矣深山
煙月取吾所嗜古人詩誦之誓振天地人至每相雌黃直
闢之或舐恬好惡殊也天下情可知矣無情不能各成所
作自非大服乎天下不能脩而就裁非其情足以大服乎
服天下之人不能虛而得天下之公得天下之公者豈他
求哉於古人之極至者知其極至出新意以競之而已矣
澹公脫略人事終日默然遇予而大發虛斯美其可美公
斯不美其所不美學者不窺根柢所在自固耳惡予詩予
不善議論煙霞之性僻故狀山水多刻峭昧世態故規情
洞庭集

王序

事恆蹤借人書讀有所作事至遺忘澹公所言未必盡開
吾心內之抨抨乍觸有隱相待者亦不能變所迎爲拒澹
公富於蓄多所不屑迎焉而後發不以其未得發爲拂故
終日默然吾以此知其人吾數往來洞庭雪一雨五月十
皆未攜澹公詩知之而在述踏竹倚煙波無盡浩平茫
乎夐乎古宛王光彥彥子

神寓於言外彼其攝於言中者皆借端不贅於言外者適本意讀者能會彼重旨隱義故廢書而歎故感湧激發興於無端雖然言中者不與言外者相孕或相孕而凡所引伸觸類不盡如磁之於鐵則其具於言先者無力雷有霆琴瑟有汎音彼其氣足於先餘於後聽聽宵旦淵靜微默警惺契合非喧庭撫撥讀文心大於是文作文意餘於是文故其讀也作也山巔風雪石室寒暑人跡罕到翛然來會鶴鵠館老梧百尺敬亭山色在几榻澹公寓焉予所在來也讀其文因爲道甘苦古宛王光彥彥子

洞庭集

王序

洞庭集

自序

益侘傺無聊不復注意此事已已歸自都門授經張氏塔射圃一夕忽自念人生精力幾何而敝敝於虛名何益又悲思先兄學方成而天及之檢故篋僅得題目數紙或發端三四語蓋志欲有所爲而未就者中夜泣數行下嗟乎兄則已矣予復荒廢不學是再死吾兄於是與姚子春木定交郵傳桐城姚先生講論以印合少時所聞於父兄者慨然若有所悟姚子嘗曰子人非世俗之人子文非世俗之文也欲築澹亭精舍以居予適予省侍宣城不果去秋高詩來丹勤君努力脩此業安擬河南開永叔蓋姚子之

責望予者如此噫予寓宣三年矣行不加修隨俗作文過

者輒代爲流布

不得已也而益以見予之精思高悟遠

不及先兄而妄作爲可愧云歲在乙亥十一月洞庭居士

王慶麟自序

洞庭集目錄

華亭 王慶麟 時祥

文一 論

文二

序

文三

題跋

文四

洞庭集

書

文五

贈序

壽序

文六

傳

文七

碑文

墓表

墓誌銘

管仲

乙丑

文八

記

文九

箴

銘

贊

頌

文十

洞庭集

文目

洞庭集

文一

襍著

文十一

騷

賦

文十二

祭文

哀辭

管仲疾。桓公問之。相仲曰。豎刁易牙。閭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蘇洵著論。責其不能薦賢。自代以啟齊亂。王子曰。善夫。惜也。未足以服仲。仲天下才。鮑叔賓。須無隰朋。舉不能及。無以制三子。能制三子者。獨仲耳。吾獨罪仲。得君之專窺。桓公好尚。所蔽。舉三子。掉而去之。若拉朽耳。而漠然不關其慮。至將死。而以虛言禁也。左氏記。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當時三子爲患於國。大畧可知。仲爲相二十六年矣。南征北伐。踊躍興師。風雲予感。烜赫蕪偶。而亂本成於內。網聞知也。且桓之蒸也。蜂起婦人。擾諸侯。以濱蔡。仲復將順其惡。頓兵召陵。格君心之非。宜如是邪。大臣之職在彈亂於燕。形攻邪於未發。仲在此而使公內嬖有六人。外嬖有三子邪。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視其脈之病否。桓之朝服渡河也。望其氣焰騰盛矣。而脈已竄失於內。仲死而桓亦不生矣。藉令如蘇氏言。仲死而舉賢以自代。無論鮑叔賓。須惠數人。外齊固無人。卽有矣。才培仲矣。桓耋老。能復如少時英銳。尊以父。而舉國以從。卽舉國以從矣。姦回之勢蟠。固餘十年。新得政者。能束縛之。使惟我。

子文乙丑

所爲邪。且桓死。去仲死。無幾時也。立譖之間。而卽望其盤。內亂。靖外憂。才卽什百。仲必不能罄乎。古今之變在外者。易見。故易制。在內者。則不可知。病未淡。而藥之功倍。而元氣不動。脈已敗矣。奔遇良醫。死者什九。三子之欲得仲而甘心久矣。奔而先桓死耳。不者。五公子交証於內。仲能免乎。故大臣不尙才。而尙識。識生於學。

洞庭集論

文一

洞庭集論

文一

悖哉姜氏之論也。其言曰。任事之臣日夜揣摩利害。以身當其難。及其計左。事敗舉常至於可殺。以是淡憎子玉之凶。而信子文之非失舉。王子曰。子文之夫舉也。決矣。子文當國。久年老矣。得臣新發於硎。悍暴不驯之氣。如疾雷繞其上。子文畏之甚。因其伐陳。遽突授之政。薦呂臣。非之。乃曰。夫有大功而無賢。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其淡畏子玉之不靖。將如後此。薦賈毅門。般之爲。而陽託於賞功之典。陰以博其歡心。使蕪逞於已。以就已退閑之謀。而直以令尹之任軍國之事。爲孤注也。城濮之敗。子文爲之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言行軍則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蓋大臣當國。有敦固不搖之氣。乃有張皇克詰之風。有冲虛不恃之心。乃有趨鉅克勝之力。薦貢曰。子玉剛而蕪禮。子犯曰。子玉無禮哉。此其剝輕福淺。國中稱子知之。敵人知之。曾子文不知之邪。樂枝對楚使曰。敬爾君事。蓋淡誚其以戰爲戲之言。而識其挫衄也。必儻使連穀之誅。罪歸舉者。子文何辭以免。且姜氏之言曰。設成王能如秦用孟廟晉用荀林父。俾之復位。修政息民。以待其隙。而再

舉晉楚勝負未可定是又不然孟朗智士得臣拙林父弱人得臣悍過三百乘不能入政何以修復七人貫三人耳民何能息歟欲止則不可曹衛告絕則怒使門勃請戰使伯棼請戰轂夫耳安能待蹠而棄再舉卽再敗爾不殺何爲非楚子殺之實子文殺之也嗟乎趙襄舉說禮之卻縠晉以興子文舉無禮之得臣楚以敗大臣舉賢援能甚不可苟也計左事敗舉至於可殺其所任何事乎唐宋以來禍亂相尋未有不係此者

洞庭集論

文一

原軫乙丑

王者之事在積德霸者之事在積威桓勤遠畧四十餘年身死而諸侯遂畔文之霸才九年耳後立襲其威主盟中夏百餘載君子曰管仲之才大不如原軫之謀淺何也晉之繼霸也以殺之師也殺之師軫主之也當是時晉襄焉衰經之中諸侯方睥睨陰拱晉少靡勢遂散矣秦師潛出襲鄭晉君臣固可晏然不與聞且素因恩於晉久而軫忽力排廷議掩擊於殽三帥無一逸者是其心非毒秦也俗此以立威彰所謂天奉我不可失也且夫立威之道不

洞庭集論

文一

陰則爲人所測不速則事不成而反以自戕秦兵銜枚而過其機密矣軫謀而知之於極之有聲使大夫擗以鬼事厭伏諸將可謂陰矣文新卽並國事方蒼黃待集軫位上將命一發而姜戎興凶服從事縛秦將如雞可謂速矣其言曰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此其計慮淡遠曾藥枝輩所得知耶且軫之謀襄公亦未悟也故於三帥之囚軫之意方欲阱尸境上以震警諸侯使知我國之威風不可犯有搘貳者卽移兵誅之矣而公則夫人一請遂縱之矣高蹇之轟轟繞於空也不必日擊人而有時一擊驚鳥之俗其